

春秋大事表

第八冊

函

光緒戊子夏四月  
陝西求友齋開雕

春秋大事表總叙

棟高

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

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  
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  
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飮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  
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  
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  
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  
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 恩歸  
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  
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  
謂不書卽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  
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  
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  
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  
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  
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殫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  
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  
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隸乃始初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  
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  
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

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厯拾遺二表以  
補杜氏之長厯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  
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  
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  
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  
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止甲而  
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  
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  
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強弱并吞之世  
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  
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

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  
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頹  
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  
日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  
漸禘卽禘禘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  
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  
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禘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  
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  
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况上下截去一  
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  
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

彼非使學者茫然岐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  
一是以社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  
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  
目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  
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  
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  
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  
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己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  
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己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  
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叙論百餘首復編口號  
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

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  
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  
室洞徹闡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  
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  
兩先生衣被沾漑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  
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于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絀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鄴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榦可附以立也高瀆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己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幸儀禮之

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註釋古  
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  
不宣苞頓首

吾友顧子震滄輯春秋大事表凡五十卷屬余一言爲之序余既卒讀作而嘆曰此自有春秋以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古人傳春秋者三家而近世功令宗胡氏顧春秋藉是而明亦由是而晦何則公穀好以日不日月不月立例其弊也前以不日爲信後以不日爲淪又多以闕文強生義例至以紀子進爵爲侯啟漢世隆寵外戚之漸左氏好以稱族舍族稱名稱字立例其弊也於孔父仇牧荀息泄冶之死節則多加責備於里克夏徵舒之行弑則歸咎其君貶抑忠義寬假亂賊而春秋之旨於是乎一晦左傳之誤杜氏祖述之而公穀之誤則杜氏孔氏啖趙陸氏及有宋孫明復氏劉敞氏亦既辨之不遺餘力矣胡文定當介甫蔑棄春秋之後力崇聖經矯枉過正舉其斷闕者悉以爲書法所存復鼓公穀之

餘焰且時值靖康經筵進講多指復仇立說是南宋之春秋而非  
夫子之春秋而春秋之旨於是乎再晦胡氏之說行百有餘年諸  
儒復心知其非迭加攻擊至趙本訥氏家則堂氏遂欲撥棄左傳  
事實專以經文前後揣摩億度增造事端與郢書燕說無異而春  
秋之旨於是乎三晦嗚呼春秋一書蒙障二千餘載非得好學深  
思之君子烏能折衆說以歸於一是乎余於此經研窮五十年竊  
謂善讀春秋者前惟清江劉仲修今惟桐城方靈臯與震滄而三  
震滄幼承其舅氏之教垂老創爲大事表一書歷十五年而成瓜  
疇芋區亦復絲牽繩貫大旨謂諸儒說經之病有四其一在以一  
字爲褒貶而不知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是非得失直書而義自見  
其一在以闕文而強生枝節不知春秋不掌於太史歿後數十年

迺出故闕誤比他經爲多無容強爲之說其一在以傳求經文十  
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胡氏謂蔣賈善謀國故與秦並列以滅  
其罪夫春秋謹夷夏之防豈反有愛於楚前者秦輔晉攘楚今乃  
從楚撓晉故特書以志晉楚之盛衰其一以春秋辨王伯謂不與  
桓文夫斥伯無如孟氏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晉伯息而春秋終  
矣文武之天下不至被髮左衽者全在召陵城濮不必以蔡姬與  
修怨深加苛論其於三傳不全信亦不全棄惟參觀經文前後數  
十年之事平心以求其是一切義例概爲掃除而聖人之心如日  
中天矣此皆其說經之大者至其論禘則宗鄭氏謂祭感生帝徵  
諸大雅之生民與商頌之長發而不從史遷稷契父帝嚳之說論  
河道則謂周定王五年河徙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

國而衛獨當其衝前後渡河處各以本朝地界證實之尤爲千古之未發書旣成震滄專以授徒不欲行世諸同人愛而爭抄手腕爲疲各踴躍捐賞付刻以公同好余以系名其端爲幸云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望日老友華希閔

梁溪顧震滄先生以所著春秋大事表屬余敘余卒讀喟然歎曰  
春秋一書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  
擯楚擯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重霸重霸故予  
桓文予桓文而秦穆楚莊雖入于夷事有近于霸則聖人兼有取  
焉此春秋之大畧也說春秋者自左公穀三傳而外不下百什家  
大約自唐以前說經者各據傳則三傳互有主客自唐以後尊經  
者多棄傳則三傳漸若贅瘤夫六經皆說理之書而春秋獨爲記  
事之筆漢藝文志云孔子觀書于太史氏據魯史而作春秋左丘  
明述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春秋所重尤在  
事而春秋之事當以左氏爲斷故胡康侯亦曰事莫備於左氏但  
事之大小不同或合數十事而無與重輕或一二事而係天下治

亂盛衰之故若不表而出之則事無所統紀而聖人筆削之指歸終無以昭揭于天下萬古如長夜此先生所以有春秋大事表之作也事莫大于改朔而謂春王正月乃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又曰改時不改月是無王也是故表時令一本朱子之說主用周正而尊王之義明事莫大於正始隱公元年不書卽位魯史舊文也而謂夫子以天自處首黜公以明大法是誣魯也是故表吉禮明十二公書卽位不書卽位之實以見孔子無擅自黜公之事而親魯之義明自晉啟南陽而周益衰魯賜季氏費而魯益弱此周魯下替之漸兩國大事也是故表王迹拾遺魯政下逮而尊王親魯之義益明春秋以前諸侯無僭王者僭之自楚始厯武文成莊而其焰益熾齊桓崛起首折其角晉文代興復扼其吭召陵受盟城濮



不可勝舉余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取公穀之事不同者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不可云熄欲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王迹表一篇敘霸者之事之盛衰著王迹之熄之漸又欲爲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以著春秋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庶春秋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沈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又恰如吾意之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是歲夏四月戊寅朔武進同學弟楊椿

附來書

丙寅冬惠書以春秋大事表序見屬椿經學甚疏春秋義尤淺未見先生書不敢草率爲之今年春同學蔣東委以家文叔序郵示始悉書之大概而東委述先生待序意甚迫三月杪吳江